1 盛开在玫瑰花瓣里

在娇艳的玫瑰花瓣里，悄然盛开着我们的爱情。滚滚红尘，待到双鬓飞霜，步履蹒跚之际，多少聚合离散的往事留在我们的记忆中，反复咀嚼，细细回味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人生的第一瓶“香槟酒”

当我爱上 16 岁的英格时，正好 17 岁，我们是在游泳池里认识的。然而，我们的友谊却只限制在冷饮店里的约会。

每次见面，我总是胆怯、拘谨地坐在她身边，不知所措。英格肯定也察觉到这些，因为她在不断地设法让我活泼起来，或者让我感到我是她的保护神。我的自信心由此也坚定起来了。

一切都很顺利。直到有一天英格告诉我，她对去冷饮店感到厌倦了，那是小孩子去的地方。她要正正经经地出去一趟，像她姐姐那样去喝一杯香槟酒。

起初我装着什么也没听见，但我的耳朵里却不停地重复着“香槟酒”这几个字。我仅有的零钱几乎都花完了。尽管如此，我仍不露声色，还用漫不经心的口气说：“香槟酒，好呀，为什么不去喝一杯呢？”我的话似乎在表明，喝这种饮料对我来讲就像做任何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一样。

钱终于攒够了。我带着英格来到城里最好的一家酒吧。这里富丽堂皇，婉转动人的音乐感染着我们，侍者们悄无声息地来回走动。

当我们在一张小桌旁边就坐后，我不得不集中精力，以免我和英格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丑。我把侍者叫来，激动之余尽可能用无所谓的口气要了一瓶香槟酒。侍者上了年纪，两边鬓角已经灰白，还有一双亲切的眼睛。他默默地弯下腰，认真而严肃地重复道：“一瓶香槟酒，马上。”

他是尊重我们的。看来我穿上姨妈送给我的西服，系

上新的红领带是对的，周围的客人也都把我们看作是成年人。不管怎样，我已 17 岁了。英格穿的是她姐姐的漂亮的黑色连衣裙。

侍者回来了，他用熟练的动作打开了用一块雪白餐巾包裹着的酒瓶，然后，把冒着珍珠般泡沫的酒倒进杯子里。太壮观了！我们仿佛置身在另一个世界里。“为了我们的爱情，干杯！”我说道，并举起杯子和英格碰杯。

喝第二杯时，我抚摸着英格的手，她不再抽回去了。喝第三杯时，她甚至允许我偷偷地吻她一下。香槟酒太棒了。英格说她已微醉了，我也同样浑身发热。可惜，酒已喝完了。我们还能再要一瓶吗？我偷偷望一眼酒的价格表。哦，不行了。

“马上算账，经理先生。”我大声地喊道。真糟糕，我对自己的粗鲁很吃惊。侍者来了，他把账单放在一个银盘子里，默默地将账单挪到桌上。当他转身走后，我拿过帐单，见上面写着：一瓶矿泉水加服务费共 1.1 马克。下面又写道：原谅我，孩子。你们尚未成年，不能喝酒，但我确实不想扫你们的兴，所以擅自给你们换了矿泉水。你们的侍者。

我的英格一辈子也不知道她喝的第一瓶香槟酒竟是矿泉水。

（柯里德）

星星点灯：

善意的欺骗，是人们在面对年轻的爱情时表现出的那一份呵护和体恤之情。这样的“欺骗”留给情侣们的是一份深深的怀念，它使生命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

初恋的“代价”

上大三的时候，眼见周围的男女同学纷纷成双结对，你恩我爱，勇终于心猿意马，耐不住寂寞了。

“我说老兄，咱们那协议尚有效否？”刚入学时，我曾与勇立一协议：大学期间不谈恋爱。

“当然有效了。”我知道勇与新闻系的娟早已眉来眼去。

“如果谁先约好了女孩子，谁就请全文学社的同学们到美食城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。你可要小心被捉哟。”我有意将勇一军。

“好,别现在嘴硬,看看到时候谁请客。’勇说这话时神情很暧昧：“难道你没发现姗对你颇有好感吗？”

姗是文学社的副社长，与我这个社长的接触自然比其他男生多一些。但在此之前，我并没有体会到姗对我有什么特殊的表示。

在文学社的一些问题的争论上，姗总是与我的观点一致。一些我份内的工作，她也常悄悄地帮我做了。工作之余，她很喜欢和我交谈，除了谈人生、社会以外，还常常谈到她的家、她的童年，在这样的时刻，她的脸上总是挂着灿烂的微笑。

这是不是爱的暗示呢？我不知道。或许这只是两人工作上的默契和纯真的友谊吧。

日子在我的猜测与姗的笑容中又过去了一个星期。在与姗平静相处的这一段时间里，我正想说服自己是自作多情，这时一张字条打破了平静：

“涛，我想我们的关系不应该仅仅限于友谊的高度上。

姗。”

这是真的吗？我的热血一下子涌上了额头，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我重新审视眼前这张字条，姗那清秀的笔迹告诉我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我一下子沉浸在幸福的海洋里，不能自己。立刻将一书有“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”的字条托同学送了回去。

第二天的日子自然灿烂起来，心情也格外舒畅。只是在文学社里当着姗的面给大家布置工作的时候，心有些跳，说话的语调也有些异样，总不免要多看姗几眼。而姗则依然如故，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我真佩服她的深沉。晚饭前，又传来一纸爱的福音。

“难道让女士主动请你约会吗？”仍是姗清秀的笔迹。

“星期六晚上 7：30 市电影院门口见。”我忙不迭地回复。

星期六的晚上，刻意修饰一番以后，我兴冲冲地直奔电影院。但在门口恭候我的并不是姗，而是勇和文学社的那一帮弟兄。

“为了模仿姗的笔迹，我可是费了不少的心血啊！”勇得意地说。

一顿美味大餐外加愚弄了的情感，这便是我的初恋。

星星点灯：

初恋的果实，多半是又青又涩，含着一丝丝的苦味，就像刻在心头的一道伤痕。然而，相同的故事却总是在不同的时空里不断重复。于是，那深的浅的、大大小小的“代价”就成了人们拿得起却又放不下的永远的记忆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彩票之福

艾南多是西班牙帕尔马一家酒店的店主，不过实际说了算的是他的老婆玛丽亚。玛丽亚会说些尖刻的话，或狠狠地瞪他一眼。艾南多便会投降。

夏天的晚上，玛丽亚回乡下娘家去了，艾南多立刻变成另外一个人。有个卖彩票的小贩进了店，艾南多便说要看看彩票是些什么号码。翻阅一通后，他高叫起来“好兆头！天上来的好兆头！”

他抓住我的手臂：“瞧，我是在本月 14 号生的。而这个号码却三次重复我的生日——14、14、14！我要买他 100 张彩票，准保中奖！”店内顿时寂静下来。100 张彩票至少要 100 美元，对一家小店来说是一大笔钱。

不久，中奖号码出来了，我发现大奖的号码果然在那一百张中间。又过了几个月，我再次来到艾南多的酒店，却发现那里似乎一点儿没变。

我走进店里，艾南多见我来了，高兴地打招呼，并拿瓶我喜欢的酒来。

“恭喜！”我向他道贺，“你成了百万富翁了，有什么变化吗？”我问他，他却古怪地笑笑。

“改变了许多。玛丽亚知道后，大嚷大叫让我卖掉全部的彩票。没有办法，我把它们全部卖给了朋友。”

“假如我是你，”我说，“开奖后想到我放弃的彩票中有大奖，我会抹脖子自尽。”

“我起初的反应也是那样。可是中大奖的是谁？我的朋友。他们要感谢的是谁？是我。我是财运童子，所以

我的生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过。”

“可是，要是你中了大奖，那些钱可以用来做好多事情……”我说。

“说真的，那我就很可能会做出傻事了。不过照现在我的情形，我已经赢得了花 10 亿也买不到的东西。”

我听后莫名其妙。

他将瓶中的酒全部倒进我的杯里：“我已赢得了大多数男人买不到的东西。我赢得了安静、幸福的婚姻和听话的妻子。”

他坐在椅子上略微转身。“玛丽亚！”他的声音并不严厉，却有平和的指挥力量。门帘开处，她走了进来。和以前不同，她看起来不知怎么的小了些，并且变得更快乐、更温柔，更有女人气质。

“给我们再拿点酒来。’他平和地说。

她面带笑容地走向酒桶：“马上就拿来，亲爱的。”

（戈登·盖斯克尤）

星星点灯

一张张彩票，它可能负载着巨大的物质诱惑，可能使人就此坠入欲望之壑，但也可能使人如醍醐灌顶，并重新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他人和自己的人生。其实这样的故事又何尝只会出现在彩票上呢？

十米白色塔夫绸

凯那年 16 岁，很幸运被一家大商店招为学徒，在妇女用料专柜干活。他的手接触过各式各样的绸料。

一有空闲，凯就要望着商店里的天窗，从那儿可以看见一方小小的天。一只鸟儿忽地掠过了阴暗的天空，恰在此时，门开了，一位女顾客走了进来。

她来到柜台边，凯卷着一捆料子。

他打量着这位顾客。她年轻，有一张活泼可爱的面庞，双眼闪烁着探询式的目光，小嘴像一朵含苞待放娇艳欲滴的红玫瑰。

“我要一种做裙子的绸子，每走一步它都要发出响声。”

“那你最好买塔夫绸，”富有经验的凯建议道；“我们进了许多五光十色、艳丽多彩的塔夫绸。咦，那颜色要很特别吗？”

“颜色倒无所谓，只要能听到响声就行。”

这可就别出心裁了，然而凯仍很有礼貌地说：“肯定能发出响声，这正是塔夫绸的特点。”

凯顺着她的示意把一些绸料展开给她看。她放下手套，轻轻抚摸着，还把整幅的料子披在身上比试着，来回走动。

“能听见声音吗？”她问凯。

“嗯”，凯肯定地回答道；“听起来非常清晰。”

她买了 10米，付款后就离开了商店。凯目送她离去。忽然，他感到商店里变得空荡荡的，连鸟儿的踪迹也不见

了，那一小块天竟是那么空旷了。那些沉默的丝绸包围着他，五光十色却死气沉沉。

一双兽皮手套。凯抓起那双兽皮手套，飞奔着追上了女顾客。

“对不起，您的手套。”凯上前彬彬有礼地说。

“你真太好了。’她看见他的面颊变得红扑扑的,眼睛在冬日的寒风中闪着光。

凯情不自禁地问：“您能告诉我，您为何偏偏要买那种有响声的料子呢？请原谅我的冒昧。”

“这是用来做结婚礼服的。’她答道“‘我未婚夫是一个盲人，他虽然看不见我穿着这件礼服，但他可以听见。这样就会知道，我永远在他的身边。”

“他既然看中了你,他就不会是盲人。’凯喃喃地重复着。

随后，凯转身匆匆地走了。

她目送着他远去。在她的双眸中闪烁着她心爱的人永远看不见的亮光——在这几秒钟，是为年轻人发出的。那是一个阴冷的冬日，天空灰蒙蒙的。但她却想，当她一步步缓缓地穿过教堂时，他一定能听到礼服发出的响声。对一位盲人来说，生命之光不就在那窸窣的声响之中吗？

（魏特克）

星星点灯

对待爱情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习惯于将其虚拟、简化，像一碗速食面，急吐出那亘古不变的三个字。然而，爱情本身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，而是一项沉重的工作。

吻

我是护士。每天值班查病房时都会看到凯特和查尔斯夫妇二人坐在那里，腿上放着一个大大的相册，好像在追忆往事。

凯特和查尔斯形影不离，我们知道查尔斯是个坚强的人，能挺得住。可凯特却只有依靠查尔斯才能生存。

“如果先去世的是查尔斯，那凯特会怎么样呢？”我们常谈论这个问题。

晚上就寝前，我总是要给病人们送去晚上服用的药。每次凯特都是穿着睡衣和拖鞋坐在椅子上等我。每次都是我和查尔斯看着她把药吃下。然后，查尔斯便小心翼翼地把她从椅子上扶到床上，再给她掖好被子，关掉床头灯，接着他温柔地弯下身去，两人轻轻地吻着。尔后，查尔斯轻轻地拍拍凯特的脸蛋，两人便会心地相视而笑。接着，查尔斯把凯特床边的栏杆升起，随后他便转过身去吃他自己的药。当我走到走廊时，总能听到查尔斯说：

“晚安,凯特!”凯特也用同样的声调说“晚安,查尔斯！”

我休了两天班，回来上班时，听到的第一个消息是：“查尔斯昨天早上去世了,心脏病。”

我们对凯特特殊照顾了一段时间，让她在房间里吃饭，大家轮流用各种特殊的方式照料她。后来，她逐渐地又恢复了正常。每当我们经过她房间时，总会看到凯特坐在椅子上，腿上放着那个大相册，神情悲伤地瞅看相册中的查尔斯。

就寝的时候是凯特一天中最难熬的一段时光。尽管

己答应了她的要求，让她搬到查尔斯的床上；尽管又常常和她在一起聊天、说笑，夜里也给她掖被子，可依然驱赶不走凯特的悲伤、寂寞与孤独。有一次，我看着她睡了一小时后才走，可当我又经过她的房间时，却发现她依然大睁着双眼，凝视着天花板。

几个星期过去了，情况仍没有好转。她像是烦躁，又很害怕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凯特夜里的情绪要比白天坏呢？

后来，有天晚上，我又来到了凯特的房间。只见她像往常一样，木呆呆地大睁着双眼。我冲动地问她：“凯特，你是怀念你那晚安前的吻吧？”说着我俯下身去，在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吻了一下。

我的这一吻像是打开了阻塞她感情洪流的闸门，滚滚泪水夺眶而出。她紧紧地抓住我的手，呜咽着说：“查尔斯总是这样吻我的。我真想他啊！这么多年，他一直都是在祝福晚安前这样吻我的。”她停了停，擦了擦眼泪又说：“没有他的吻，我就睡不着啊。”

星星点灯

夕阳的余辉中,缓缓走来的是一对老人,手牵着手。几年来的每一个黄昏，他们都会出现在这个小区花园中，手牵着手，那样温和、亲切地彼此对视，在那样的目光中，爱是不言而喻的。经世的爱情，胜过一生的富贵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转变

说实话，林克的妻子不靓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几个朋友都在为林克惋惜。凭林克的相貌、才气，理应找个才貌双全的女子才是。

大学临毕业的前些天，林克自己说，处了个对象，是大连老家的那个小镇上人。我们先是一愣，接着便笑，以为林克在“泡”我们，系里不少同学拼命追他，他都无动于衷，怎么会在老家找个“上”姑娘？何况当时系里已内定他会留在省城工作。

没过几天，那姑娘来了，脸红红地站在林克身后。

我和林克是好朋友，当然不能看着他毁了自己的一生。待姑娘回老家后，我便苦口婆心地规劝林克，林克只是笑笑,末了才说:‘答应了人家,总不能当儿戏。’这仁兄倒是诚实善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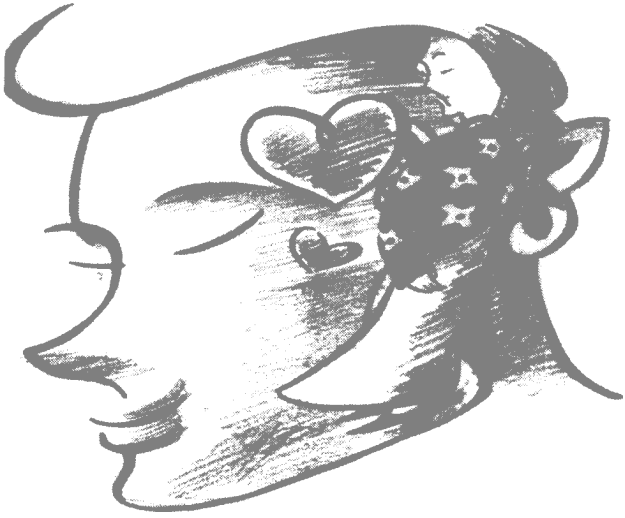
大学毕业，各奔东西，一晃两年不见。只是从同学间偶尔的消息传递中得知，林克已把对象从县城调至省城，早已结婚，且感情甚笃。我听了后半信半疑。

前不久觅得到省城出差的机会，当然得去看看林克。那天约好时间去他家，门铃响后，开门的正是林克的妻子。只觉得眼前豁然一亮，心便暗暗吃惊：这就是林克原先那“土”对象吗？大大方方的举止，不落俗套的言谈，淡雅得体的打扮，一个成熟而艳丽的少妇形象呈现在眼前令人心动。

那天晚上酒喝到半夜，待他妻子回房休息后，我悄悄问林克:‘你用什么办法,把老婆调教得如此水灵大方？’林克不好意思地摇头:‘哪有什么办法,慢慢培养呗。’她

不会穿戴，领她多逛逛商店商场，多看几回画展、摄影展，审美眼光慢慢就会高起来；开始时我们没有共同语言，我就把大学里学过的书籍分类给她读，慢慢地也就谈到了一块了……你说呢？”

我忽然觉得林克挺伟大。



星星点灯

“爱情的力量，可以使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改造得和自己一样。”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，是爱情使一个人得到了鼓励和激发，而使他更有创造性，更有冲力，也更爱这个世界。

化雪之爱

在落基山脉普利斯特里山谷附近，年轻英俊的橄榄球运动员卡罗吻着他心爱的未婚妻贝蒂，贝蒂含羞地依偎在卡罗胸前，什么也没说，她早已沉醉在诗一般甜蜜浪漫的幻想中了。卡罗和贝蒂情意绵绵了一会儿，然后开始滑雪。但是很快两个人就迷了路，闯入一块也许从来就没有人到过的雪域。

这已是迷路的第二天。一阵凛冽的寒风推搡着贝蒂单薄的身躯，卡罗赶忙扶住她。他把贝蒂抱到附近一个积雪半掩的山洞里，用从雪野上拾来的为数不多的树枝为贝蒂燃起了一堆生命之火。然后卡罗转身去外面弄吃的。但他两手空空地回来，在这样一个寒冷荒芜的地方，哪儿来的食物呢？

就这样，两人在饥寒交迫的痛苦中熬了一日，贝蒂已变得极度虚弱。第二天上午，仍不肯放弃希望的卡罗又两手空空回到了山洞，他脸色苍白，脚步踉跄，左臂不见了，只剩下血淋淋的残缺的袖管。贝蒂搂着心爱的恋人哭着询问，原来卡罗的胳膊被一只觅食的棕熊残忍地咬掉了。贝蒂再也不奢望能够走出雪谷，两人紧紧依偎在一起，带着泪水也带着颤栗的微笑，尽情享受着临别这个世界前的最后的温存。夜幕降临了，贝蒂沉沉入睡，次日早晨醒来时，却发现火堆上放着一块烤肉。“我夜里逮到了一只冻僵的野兔。”卡罗神情疲惫地说。贝蒂于是狼吞虎咽地吃起来，卡罗却没有吃，他说早已吃饱了。贝蒂于是留了将近一半烧得漆黑的烤肉，准备在两人最需要的时候吃。然而，卡罗因为昨日失血过多，加上这几天体

力消耗太大，终于倒在了落基山的雪地上，再也没有站起来。

贝蒂是卡罗去世后的第五天下午被搜索小组救出的。那时，她已两眼呆滞，形容枯槁。在萨斯卡通红十字医院的病房里，当一个教授想了解贝蒂何以在满地冰雪的绝境里坚持了这么久时，贝蒂说：“是爱，还有这个！”她拿出了她保存下来的一小半截烤肉。

“这是人的肉啊！”教授凝视了一会儿那截烤肉后大叫，“这是人的左臂！”

贝蒂的脸色刹时苍白无比，她又想起了落基山上晶莹的雪，又想了男友卡罗痛苦的微笑和血淋淋的臂膀。她似乎看见了卡罗在锋锐的岩石上自戕的惨烈场面，她明白了，一切都明白了！

贝蒂把卡罗送给她的那枚订婚的蓝宝石戒指紧紧地捂在胸口,然后失声痛哭起来……

贝蒂后来嫁给了辛普森堡一个很富有的商人，不过两年后就离了婚。那富商不喜欢贝蒂，原因是她半夜老做恶梦，并且喃喃呼唤着卡罗的名字。

星星点灯：

面对化雪之爱，我们无话可说。在这个一切都快速展开，快速结束的时代里，在这个连“我爱你”都能成为一种病毒的时代里，我们更加发自内心地呼唤着真爱。在这样的时代里，还有这样的爱情发生，我们除了感动，无话可说。

鞋样儿

蔡老师四十多岁才结婚。

在镇中学，他算个“顶梁柱”，教数学是一流的，但就是不讲究衣着，穿得邋邋遢遢的。好在这里的人并不在意这些，只要老师有本事教好学生就行。

看他四十出头仍未成家，大家都为他操心。给他介绍的对象足有一打，都未成，这多半怨他自己。后来，给他介绍了一个寡妇，他竟应下了。

成婚那天很平常，寡妇带着两个孩子，到屋里恭恭敬敬喊了一声“蔡老师”就算完礼了。让孩子喊“爸爸”，孩子就往母亲身后退，只露四只眼往“爸爸”身上瞧。

娘仨儿往屋里一挤就满了，蔡老师无容身之处，只得到外面住。

夏天还好，一张凉席随便往哪儿一铺，一宿就过去了。冬天难熬些，常和看门人抱脚而睡。

女人很敬他的，口口声声称他“蔡老师”。她会过日子，不乱花一分钱，到月底还能攒几个。尽管啥字不识，针线活倒好，孩子、大人的衣裳都做得来，自己裁剪，自己缝制，蔡老师身上就鲜亮一点。

蔡老师对两个孩子很好，两个孩子就在他手底下慢慢长起来……镇里人见了，羡慕得不得了，说寡妇的命真好。

那一年赶上评职称，红头文件规定了很多框框，其中一条就是对学历的要求。谁都知道蔡老师是硬梆梆的大学毕业生，教龄又长，有一个中级指标必是他的。

蔡老师并不觉得有什么，每天该干什么干什么，好像

与他无多大关系。

后来有一天，评委会的人向他要毕业证的复印件。

他就回屋找那玩意儿，竟没有找到。女人在旁问他找什么，他就说什么什么样儿的小本本。

女人怔了一会儿，忽地搬出来硕大的针线筐，翻出来一个硬本本：

“是这个不？”

蔡老师说：“是的，是的……”

“俺瞧里边的瓤儿又厚又硬，叫俺给孩子剪鞋样了，谁知它有用……”

“没用,没用,我只是看看,过后再还给你吧,好吧?”

就见女人双膝一软，泪汪汪地跪下了：“你捶俺，你捶俺……”

蔡老师慌忙去拉她，拉不动，顺势也跪下，两个头就碰到了一起……

过了半年，蔡老师的中级职称批下来了。评委们对他的文凭复印件津津乐道：每份复印件上都清楚地落下了一个“鞋样儿”。

以后，两个孩子陆续考上大学。其中一个就在蔡老师毕业的那所大学就读。

星星点灯：

鞋样儿式的证书，印证着一份深沉而又浓厚的爱。爱是无法说清楚的，它的复杂超过了任何一位科学家的猜想能力。爱也不必说清楚，鞋样儿般简单的爱情，同样是那么动人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